

# 難經或問附錄

庫文閣内			
函	一	和	書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函	一	和	書
架	冊	號	類
四五	二七〇二	八	
(五才)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7028
冊數	5 ( 5 )
函號	195 11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醫學雜考  
察書

難經或問附錄

養安院藏書

或曰吾子謂醫道先保養而後治療恐非其義矣夫  
醫者詳症候察病因觀其形色診其脉息以鍼灸  
藥之三事除其疾苦退其患難事畢于此耳無他  
事也病去而後節其居處調其飲食是謂之保養  
其餘事也然則先治療而後保養者醫之能事也  
曰否不然醫道者以至保天命無疾病為本也故  
保養之道不可不為主矣保養不中適斯則生病  
不得已而備鍼灸藥之療術也故經曰聖人不治



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後藥之譬猶渴而穿井  
鬪而鑄兵不亦晚乎又曰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  
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又曰聖人  
爲無爲之事樂恬憺之能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  
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蓋人能  
謹身退外邪防內邪氣血精神順行藏府經絡和  
調則何病之有乎無病則鍼灸藥施之無地也然  
難哉其能保養也故備於治療之術而補於其缺  
漏是聖人不得已之設也夫譬保養者禮樂之道  
也治療者征伐之法也禮樂征伐者皆治人之術

也禮樂行則征伐無所施然人人不能善於其道  
故無有乖亂止時是以聖人備征伐之法而制之  
是亦不得已之設也夫惟古聖方啓醫道者欲上  
自卿相下至萬民能知謹身之道而安靜於其神  
堅固於其體出以事其長上入以事其父兄而不  
廢人道也然人人不能善保養是以外邪得而入  
矣內邪得而生矣故備治療之法以制其襲逆結  
韞然則醫者人道之一事而所以一日不可無之  
者也或曰保養之道以恬憺虛無爲主是異端之  
學而非聖賢之道何以爲人道之一事乎獨治療



之術在人道而不可廢之一事也誠不可無者也  
曰恬憺虛無其語似異端之學而其實則不然也  
恬者內無所營憺者外無所逐內無事物之營外  
無情慾之逐則心源虛靈而無一物如明鏡如止  
水廓然大公惺惚活潑而不死故曰真氣從之精  
神內守何槁木死灰以空虛爲事乎聖賢之道亦  
不過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重此身爲萬物之本  
而已此知保養之道不越於敬其事而執厥中也  
獨其道小而不大耳夫陰陽交會衣服飲食及起  
居動靜進退語默事事逐節而不可恣內外謹戒

而不放蕩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父母之遺體不  
敢毀傷則永持天命無有疾病南豐李先生曰吾  
儒一敬盡保養之道矣至哉素問曰持滿御神其  
意一也此言先人未發之所也然則恬憺之道何  
異人道之有乎吾子再思之

夫見古人之醫籍而欲今日施保養治療而爲世之  
實用者拘泥於其古語陳言則甚不可也又有偏  
執則爲害不輕也若主於腎原而論者言原氣堅  
固則不生於百病而專一執腎原而養育之矣若  
主脾胃而論者言中氣運化則不生於百病而一



途守中氣而補助之矣醫道湮塞而不明皆因於此弊也古人不言乎風者為百病之長又曰諸病皆生於傷寒又曰百病生於氣又曰血者為百病之胎又曰百病生於痰又曰心動則萬病生又曰夫百病生於虛又曰諸病生於脾胃又曰萬病從口生是等之語者皆言因其而生之病多而已也必非言百病咸生於此而因他不生也夫李氏主脾胃而論者見於脾胃病之多而發古人未發之論而有之著述矣許氏主腎原而論者見於原虛病之多而明古人不明之說而有之名論矣醫道至

後世而漸備者以之也許氏雖言補脾不勝於補腎不兼補脾胃則腎元何以培養乎李氏補脾胃之論畢竟補養腎元之論也蓋中氣健則腎元自充實也二氏之論不可偏廢又不可偏執然論其本源則腎者本而脾者標也論其保治則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脾胃健而腎元衰者歿也特腎元盛而脾胃不運者亦歿也故先天後天之二氣分之而為二者非也天從降生民則既投之以此生氣故名曰先天之氣也有生之後待乳哺水穀而調育滋養於此生氣故名曰後天之氣也

經世文淵 卷之三



其實一无而不别矣。故補脾胃者，培養此生氣之道也。補腎者，存守此生氣之道也。許李之二氏，其說並行，無相反者也。夫天有日月，地有山川，皮肉筋骨藏府官膜者，人之體也。體中常往來流利，而不住者，氣血液之三也。其自然活潑，而生生不。正者，精神也。故氣血液三者調和，而無偏傾，則精神堅固，而此體無有病也。氣不和順，則為鬱，血不和順，則為瘀，液不和順，則為痰，為鬱，痰，瘀，而斯即病生矣。氣血液一此病，則此體不安，而精神憊亂矣。且有氣病而血液不病者，有血病而氣液不病

者，有液病而氣血不病者，有氣兼血而病者，有氣兼液而病者，有血兼氣而病者，有血兼液而病者，有液兼氣而病者，有液兼血而病者，二者之病也。有虛有實，有寒有熱，病根在氣者，察氣虛實寒熱而治之，病根在液者，察液虛實寒熱而治之，夫氣虛則人參黃芪類補之，氣實則香附枳實類瀉之，氣寒則木香乾薑類溫之，氣熱則黃芩柴胡類冷之，血虛則熟地當歸類補之，血實則桃仁紅花類瀉之，血寒則肉桂附子類溫之，血熱則黃連芍藥類冷之，液虛



則兌絲五味類補之液實則蒼朮陳皮類瀉之液  
寒則茯苓故紙類溫之液熱則麥門黃柏類冷之  
虛者多兼寒然亦帶熱者不少也實者多兼熱然  
亦帶寒者間有之氣爲陽故有發散之治而無滋  
潤之法血液爲陰故有滋潤之法而無發散之治  
知之則規格定而塗轍不違丹溪先生治病不出  
於氣血痰三者察病以寒熱虛實爲綱領者誠醫  
家之至道也

或曰外傷病者在表則發之入裏則通之其發其通  
各自有品節然似易治也獨內傷病施治甚難動

至矣者有之如何治之曰凡內傷不足之病者不  
越于陰陽氣血之毀損也醫考其所因而補益之  
則輕者復其完重者贖其半不詳其所因而氣陽  
不足者補其血陰血陰不足者益其氣陽則輕者  
至於重重者及於死是以益氣溫陽補血滋陰之  
二法如左右兩輪不可偏阿者也經曰夫四時陰  
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  
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又曰陰  
者藏精而起亟陽者衛外而爲固陰不勝其陽則  
脉流薄疾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是以聖人陳



陰陽筋脉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如是則內外  
 調和邪不能害耳自聰明氣立如故茲知不因於  
 陰陽二氣則物不能生立也況於人乎世人皆知  
 生長因陽而不知其滋養本陰知滋養本陰而不  
 知無陽則不能生長其特勉於溫陽者若有春夏  
 無秋冬特事於滋陰者若有秋冬無春夏何以生  
 立哉觀之則東垣新甫之法春夏生長之道也丹  
 溪汝言之法秋冬滋養之道也生長者成養之發  
 成養者生長之根雖欲為生長無成養之根則不  
 能焉雖欲為成養無生長之發則必滅焉醫士知

此理於補益之法思過半矣

岐伯曰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為固也陰  
 不勝其陽則脉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其陰則五  
 藏氣爭九竅不通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脉和同骨  
 髓堅固氣血皆從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耳  
 目聰明氣立如故

陰者言在裏之氣陽者言在表之氣亟者言敏疾  
 也固者言禁收也在內而藏五藏之精起九竅敏  
 疾之用者陰也在外而衛肌肉為筋骸禁收之用  
 者陽也蓋陰者根陽陽者根陰陰之在內陽之守



也。陽之在外，陰之使也。故敏疾之用者，陽而起于陰，禁收之用者，陰而爲于陽。是以陰不勝其陽，則陽不根于陰，不克衛外而爲固，故脉流亂狂矣。陽不勝其陰，則陰不根于陽，不克藏精而起亟，故藏爭竅閉。是以聖人者，陳列陰陽而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所謂龍本於水而出於火，水得火而不冷，虎本火而生於水，火得水而不枯，是也。故外筋脉和同，內骨髓堅固，陽氣陰血從順中和而無逆亂，如是則內外調和而淫邪不能害其身，耳目聰明而真氣卓立如故也。如故者，不失其本全是也。

夫病有古有而今無者，有古無而今有者，天地氣化之變易不可計知焉。如小兒痘疹，古無而後世生此病也。痘疹，心印曰：余考痘之爲痘，古軒岐秦越人淳于意公輩皆未之論列也。自東漢建武中，南陽征虜淦流中國，時謂之虜瘡，然則痘蓋肇于東漢。云然不越於內經諸瘡瘍屬心火之一句，蓋痘因胎毒時氣之感而血脉凝濁，其毒自裏達表者也。凡心血不順則變爲一切之瘡瘍，皆無有遁於心火者也。故治主活心神，補元氣，托裏順表而兼清熱解毒是也。專執于解毒則元氣消而毒不廢。



也專執于溫補則助毒邪而變症蜂起也是以有  
因劉氏而治之愈者有因聶氏而治之而愈者凡  
治法執于一偏者不能無害也隨時執厥中而可  
也  
夫醫道者雖本三皇法聖賢比之二帝三王周公孔  
子之道則小也蓋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者修  
己治人而平治家國天下之大道也是以上自天  
子下至萬民凡為人者不可不學之道也不知此  
道者非人也人而不知人道何以為人乎醫道者  
自己一箇之保養而推以亭育人命之道也以之

不能正君民之心不能治家國天下何以爲太道  
乎然比之農圃卜筮則其道大地蓋醫者上達天  
文下窮地理中明人身之奧妙以恬憺爲樂以自  
得爲事內消於七情之人慾外防於六淫之災疹  
法自然之道而保稟受之質不毀陰陽不損五形  
盡百歲之壽而全天命之元真察其心裏則去情  
慾而復天理顧其行事則事生育而養民人然則  
雖專門方技亦不大乎故蘓子曰醫百工之長也  
是以古之名賢君子不得志於朝隱於醫者往往  
有之以爲其仁之一事也斯知儒之次而百工之



上者非醫而何乎雖然阿我所好以小道而混大道者非正論矣或言曰醫道之理以可治天下國家豈異儒哉其道以非治人疾而已蓋依其理而擴充之則以農亦可治天下國家后稷之興是也以下亦可治天下國家易書是也何謂推醫之理而不能治天下國家乎然是惟以之推彼耳非常然之事實也且內經者為保養療術作之而非為治國平天下而作之六經者為治國平天下而出非為救民人之疾苦養天真之元氣而出也會此理而精察研窮則其道之大小廣狹不辨而可知

焉

客有問曰人之經絡者皆有實形以纏繞維絡於一身藏府哉否乎然則筋與經何以分之請願以示我幸甚乎對曰夫人之經絡者元是渾身藏府形肉之間氣血運行之道路也何以有如絲縷如繩索者而纏維束縛之乎蓋人之形肉者恰如地球也地球之中有水氣流行之隧路而因此以土地和潤矣萬物生成矣若無此隧路則土氣絕焉地用止焉全同於灰也何之和潤是有乎何之生成是有乎人身猶此形肉藏府之中有血氣流行之



經絡而因此以形體肥潤矣藏府遂生矣若無此  
經絡則體氣絕焉形用止焉殆齊槁木也何之肥  
潤是有乎何之遂生是有乎經曰六經爲川六經  
既爲川則諸絡爲溝血渠澮可知焉也又曰經脈  
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爲井所  
潛爲榮所注爲腧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二十七氣  
所行皆在五腧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所謂節  
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是皆取  
水之義而示經絡流行之理者也夫人身之尊無  
異天地也皮毛束外衛氣運行而無止者天也膈

肉居內營血流行而無留者地也善言天者必有  
驗於人善言人者豈不法於天乎夫不明於天地  
陰陽五行之理而論人身藏府經絡者譬如以無  
目之權衡量於輕重以無刻之尺度折於分寸也  
曷不差忒乎蓋經筋經脈二者其行略相似而不  
同也筋者有實形而纏固百骸矣脈者虛象而流  
通於血氣而已也其行度詳於靈經也何其贅此  
矣乎

客有好奇醫者來于予窻前而問曰靈經骨度云人長  
七尺五寸凡人之形雖有大小長短之異男女老



幼之別其定數都合爲七尺五寸也此數自何而起乎聖言不虛發請聞其所由焉對曰大哉問也是古人未發之所至理之所寓也聖人亦非以私智量之天地自然之妙數而不期然而然者也蓋南方離戴九北方坎履一東方震其數三西方兌其數七二四位坤巽爲肩六八位乾艮爲足五自居中央也是天地九宮分野之定數也此數上中下三層縱皆十五左中右三層橫皆十五也夫人之形質者受天地陰陽五行之氣以成者也故此體自同天地之體合九宮分野之數而縱橫自十

五也蓋依人形縱橫七尺五寸之數而以五數分之則其寸數皆十五也上中下無不五行之氣左右中亦無不五行之氣人身之成立皆因五行之氣在體爲五體在藏爲五藏在德爲五常在情爲心五志在用爲五事在竅爲五官在音爲五音在色爲五色皆無因五而不成也故人身之三層以五五之數而成亦不宣乎經曰生之本本於陰陽其生五其氣三亦合此意是皆非自然而何乎聖人豈以私智而立其數者哉考工記曰人長八尺經水篇曰八尺之士其增五寸者以經脉言也蓋脉



度篇曰足三陽自足至頭長八尺計經脈之長則則自足指至頭頂故有五寸之餘數也荀子曰七尺之軀淮南子曰七尺之形其減五寸者舉其全數而謂大略也實以七尺五寸為定數也是予管見也請正之明哲之士幸甚

心包絡者即真心外之血肉而即心藏也別非有言包絡者也譬人之心者猶果實之仁也仁外之肉者是心包仁中之萌芽者是真心合而見則一个之心一个之仁也非有二物矣故心病者皆心之血肉病當於左寸診之也以右尺為心包三焦者

為診水中相火之地也且素難所說之心病者皆心藏血肉之病而非真心之病真心所在之地若邪客之則神去機止不疾何俟乎凡因以心藏心包為別物而起心包有形之說也心包者心之外面心者心包之裏面故經言少陰心主又言厥陰心者是也與三焦相配者相君火之相火存於此也俱有名而無形者也

王叔和脉經曰左為司官右為司府丹溪格致餘論亦引此語也名司官司府之義古人之說未見有之矣是以反覆翫味未得其義也竊謂左者心君



之所在也心者君主之官而十二官之總主故名  
謂司官也右者胃倉之所在也胃者諸府之源而  
六府之總主故名謂司府是左右六脉之隱語而  
非正名也鄭未得至當之義也頃日讀錢塘潘碩  
甫所撰之醫燈續焰而豁然而得其義矣曰左肝  
心爲木火爲陽主升主生長職多發施故曰司官  
右肺脾爲金土爲陰主降主收受職多聚納故曰  
司府左司官主出右司府主納卽天道左旋地道  
右轉義也所以升長降收說來更圓今也見潘氏  
之說而積年之疑義渙然而解矣嗚呼今人不及

于古人遠哉

滑氏釋一難之寸口而曰寸口謂氣口也居手太陰  
魚際卻行一寸之分氣口之下曰關曰尺云者皆  
手太陰所歷之處而手太陰又爲百脉流注朝會  
之始也是似以一難之寸口爲偏言之寸口也又  
二難之釋曰太抵手太陰之脉由中焦出行一路  
直至兩手太指之端其魚際卻行一寸九分通謂  
之寸口於一寸九分之中曰尺曰寸而關在其中  
矣三難之釋曰一難言寸口統陰陽關尺而言二  
難尺寸以陰陽始終對待而言關亦在其中矣就



此一說而見之則似以一難之寸口為通稱之寸口也何其言之相矛盾乎予再三思之不得其歸一之說也頃竊如得其旨趣矣蓋一難本義釋寸口者通稱之寸口而非指寸口一部也思之不精察之不審而誤以為偏言之寸口也請試解滑氏之意歟夫凡人常言寸口者即自古所謂氣口是也其指氣口之地者元來居手太陰魚際卻行一寸之分位矣雖其氣口之下曰關曰尺而其名各異然其云關尺者亦皆手太陰所歷之處而非別經矣其手太陰肺脈者又為百脈注流朝會之始

則關尺二脈亦無全異於寸口而可為流注朝會之始必矣是以觀本文脈之大會手太陰之脈動也之語則一難所言之寸口者非寸口一部而兼關尺陰陽而言之寸口也可知為也愚意如此未知是否也

岐伯曰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所謂陰者真藏也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謹熟陰陽無與眾謀黃帝曰寸口主中入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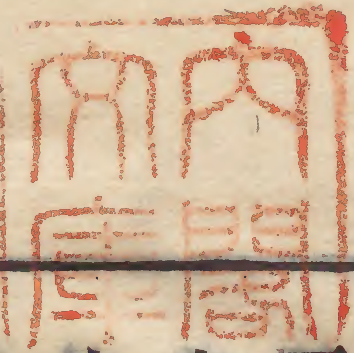
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又曰和氣之方必通陰陽五藏為陰六府為陽持  
其脉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  
畢矣所謂平人者脉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  
而俱往來也少氣者脉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  
也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  
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  
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  
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外不治  
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脉口

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脉口三盛  
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在手太陰脉口四盛且大  
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為內關內關不通久不治  
人迎與太陰脉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關格關格  
者與之短期

張景岳曰人迎氣口之脉本皆經訓但人迎為足  
陽明之脉不可以言於手氣口總手太陰而言不  
可以分左右如動輸本輸經脉等篇明指人迎為  
結喉旁胃經動脉管考之四時氣篇曰氣口候陰  
人迎候陽五色篇曰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盛



堅者傷於食禁服篇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經脉  
終始等篇曰人迎一盛二盛三盛脉口一盛二盛  
三盛等義皆言人迎爲陽明之府脉故主乎表脉  
口爲太陰之藏脉故主乎裏如太陰陽明論曰太  
陰爲之行氣於三陰陽明爲之行氣於三陽陰陽  
別論曰三陽在頭正言人迎行氣於三陽也三陰  
在手正言脉口行氣於三陰也蓋上古診法有三  
一取三部九候以診通身之脉一取太陰陽明以  
診陰陽之本一取左右氣口以診藏府之氣然則  
人自有其位脉經乃扯人迎於左手而分氣口於



右手不知何據何見而云然愚初惑之未敢遽辨  
龐安常論脉曰何謂人迎喉旁取之又及見綱目  
之釋人迎氣口者亦云人迎在結喉兩旁足陽明  
之脉也近見徐東臯曰脉經謂左手關前一分爲  
人迎誤也若此數君者已覺吾之先覺矣茲特引  
而正之嗚呼夫一言之謬遺誤千古成心授受何  
特復正哉立言者不可不知所慎乎愚按人迎氣口  
之說發明經意起於龐嬰徐之三氏而成張氏之  
說可謂如塵開鏡潔雲去月明自晉以來印定人  
民之耳目者漸至明而始解散矣夫他然也如孫



子邈朱奉議李東垣朱丹溪者醫家俊傑之才而  
知行兼備之鴻醫也辨內外察虛實無毫末之差  
皆主王氏之說以分內外其治療咸中肯綮而無  
謬誤也吾於此有疑惑而不通也是以日思不置  
也頃日竊省之醫工所以就于脈動而觀察於藏  
府中之陰陽血氣內外虛實者譬猶從牆外而窺  
見於官中之事也以一身上中下三部九候察之  
內外虛實者猶就于其地位而窺見其事其察明  
而無差也以結喉人迎兩手寸口而察之內外虛  
實者猶就于正面而窺見其事亦察明而無差也

是古聖人之遺法而素難仲景所述之者是也然  
後人左手寸口爲人迎右手寸口爲氣口而察之  
內外虛實者猶就于傍側而窺見其事雖其所就  
之地異見其宮中之事亦無異也百官之富宗廟  
之美猶可盡觀之也不就于其地位不就于其正  
面廢古聖人之法而就于傍側而窺見之者何乎  
蓋雖古聖人之法而有不便於今日者如王公大  
命人婦人女子難按其三部難候其結喉故考其理  
之當然姑移便利之地而察之亦不啻乎聖賢之  
法禮難施於今日則雖其法不及古而新立法施



行之也忠質文之異亦此義也古今事勢自然也必非反聖賢之法而欲破卻之也

帝曰陰之所在寸口何如岐伯曰視歲南北可知之矣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厥陰在泉則右不應太陰在泉則左不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太陰司天則左不應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帝曰尺候何如岐伯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尺不應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三陰在泉則尺不應左右同又曰從其

氣則和違其氣則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陰陽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氣左右應見然後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順

王啓玄曰木火金水運面北受氣土運之歲面南行令劉溫舒曰六氣以君火爲尊五運以濕土爲尊故甲巳土運爲南政蓋土以成數貫金木水火位居中央君尊南面而行令餘四運以臣事之面北而受令所以有別也蠡海集曰南北二政南有二而北有八者此從五行化氣以配五音而立五義者焉甲巳化土宮而爲君君臨南面乙庚化金



商而爲臣丙辛化水羽而爲物丁壬化木角而爲  
民戊癸化火徵而爲事奉土承命安得不北面乎  
是以南政有二而北政有八沉土爲萬物之祖而  
爲四行之主也又王啓玄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  
則寸口不應木火金水運面北受氣凡氣在泉者  
脉悉不見脉陰在泉則右不應少陰在右故也太  
陰在泉則左不應少陰在左故也南政之歲少陰  
司天則寸口不應土運之歲面南行令故少陰司  
天則二手寸口不應也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太陰  
司天則左不應亦左右義也李湯卿曰君火不用

事故少陰所在其脉不應也馬仲化曰惟以少陰  
爲君主凡脉之司夫在泉不應者皆以少陰而論  
之張景岳曰諸家之註皆謂六氣以少陰爲君君  
象無爲不主事時氣故少陰所至其脉不應也此  
說殊爲不然凡三陰所在其脉有不應者以陽氣  
不足氣之虛也然三陰之列又惟少陰獨居乎中  
此又陰中之陰也所以少陰所在爲不應蓋應天  
地之虛耳豈君不主事之謂乎獨劉溫舒謂六氣  
之位則少陰在中而厥陰居右太陰居左此不可  
易也其少陰則主兩寸尺厥陰司夫在泉當在右



故右不應太陰司夫在泉當在左故左不應愚按  
以土運爲南政以金木水火四運爲北政諸子皆  
無異也惟論脈不應也王李馬張皆以少陰所在  
爲不應其義有二少陰爲君君象無爲不事時氣  
故以不應又少陰陰中之陰也所以少陰所在爲  
不應也劉氏獨以三陰所在解不應因劉氏之說  
則南北二政少陰爲司天在泉而兩寸尺不應者  
無異於諸子也厥陰太陰爲司天在泉而其寸尺  
不應之位甚異於諸子也蓋謂厥陰居右故南政  
歲厥陰司夫右寸不應在泉右尺不應太陰居左

故太陰司天左寸不應在泉左尺不應北政歲寸  
尺反之然於左右不反也是因三陰而論不應者  
也非獨附少陰所在論之矣苟如諸子附少陰一  
氣而論之則南政歲厥陰司夫則君火在左故右  
寸不應在泉則左尺不應太陰司夫則君火在右  
故左寸不應在泉則右尺不應北政歲厥陰司夫  
則左尺不應厥陰在泉則右寸不應太陰司夫則  
右尺不應太陰在泉則左寸不應皆以少陰之所  
在爲不應也劉氏與諸子尺寸左右相反如此蓋  
劉氏以三陰常例之次而論其左右諸子以天地



二間之位而論其左右以何說爲是乎經謂二陰  
所在其脉不應又左右同而不謂獨少陰所在其  
脉不應又左右異則劉氏之說恐爲得經意歟然  
鮮有人人合天令而脉不應者將有之醫者未知  
之乎今也無證驗之可見則不知以何說爲善是  
以惟因經言而折之聖而已  
又有一說出袁了凡痘疹全書其略曰時師相傳  
俱謂甲巳土運爲南政司夫土獨尊故南面其餘  
金木水火皆北面此無稽之談也按經未見甲巳  
南政餘爲北政也今祇當遵經而分之蓋天地之

位自亥至辰爲北方自巳至戌爲南方故陰陽家  
以辰南戌北爲界限以周天之度言之則角亢氐  
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此十四宿歷辰卯寅  
丑子亥六辰在下爲北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  
星張翼軫此十四宿歷戌酉申未午巳六辰在上  
爲南以一歲之候言之自立冬十月節爲陰之極  
直至穀雨三月中爲下爲北其中自子而後陽氣  
雖漸生而實則陰氣用事於外故其時北風多自  
立夏四月節至霜降九月中爲上爲南自午而後  
陰氣雖漸生而實則陽氣用事於外也故其時南



風多以太陽一日行度言之至亥而入地始渡歷  
子丑寅卯辰而日始出地凡此六時爲下爲北自  
巳時日始升而近中歷午未申酉戌而日始入地  
此六時爲上爲南此天地南北之定位也故亥子  
丑寅卯辰六年則居北而面南巳午未申酉戌六  
年則居南而面北面南者爲南政面北者爲北政  
至真要大論岐伯因帝問陰之所在故於北政之  
歲惟論在泉南政之歲惟論司天蓋皆舉三陰而  
不及三陽也北政之歲居南而面北故厥陰在右  
太陰居左南政之歲居北而面南故厥陰在右太陰

居左然北政之歲亦有二陰司夫者南政之歲亦  
有二陰在泉者故下因問而并發之此經文之至  
明者舍此不遵而漫爲臆說余家自吾祖菊泉先  
生得異人正傳悉爲正訂推之於用靡不脗合舉  
數千年不明之經旨而一旦昭如日星豈非宇宙  
間一大快哉愚按此說雖異諸說誠可謂得經之  
正意也雖不論脉之不應是亦無異劉氏之意也  
可推知焉

夫五運之道以兄弟次序爲主運以夫婦配合爲客  
運主運者常令而客運者變令也蓋兄弟次序者



其倫相生而和夫婦配合者其倫相尅而反六氣  
亦然也以循還次序為主氣以對衝定位為客氣  
主氣者四時之常令而客氣者四時之變化也蓋  
循還次序者相生而順對衝定位者相尅而逆此  
知主運主氣者天地升降而為其常令者也客運  
客氣者天地變動而為其災眚者也以順為常以  
逆為變天地陰陽五行之道無越于相生相尅之  
二也相生者何乎氣之順是也相尅者何乎氣之  
逆是也其順也勢盛則亢極而凶矣其逆也勢盛  
則敗亂而滅矣故二者自無至于其極也是亦陰

陽不測之妙用也自古聖賢之千言萬語詳察於  
順逆動靜而退逆而歸順治動而還靜無就于其  
中之外而已矣蘓子曰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  
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嗚呼天地造化之妙  
不能無順又不能無逆無順則無物以生焉無逆  
則無物以成焉自然之道也醫家欲知其變氣之  
為民病其邪之所由來也故附於支子之跡而察  
於其常變而已運氣之學自此理觀之則思過半  
矣



少陰者君火也心經爲本而腎經因之矣太陽者寒  
水也膀胱爲本而小腸因之矣藏爲陰府爲陽少  
陰以君火爲主太陽以寒水爲主  
蓋水火冰炭相反何以相因爲藏府表裏乎夫大  
而天地小而人身及至鳥獸昆蟲一木一艸無因  
陰陽而不生者陰陽見于形則爲水火經曰水火  
者陰陽之徵兆也故天地人身有情無情無因于  
水火則不成立也今少陰太陽爲藏府表裏者是  
自然之妙合而人身之樞柱也  
太陰者濕土也脾經爲本而肺經因之矣陽明者燥

金也太腸爲本而胃因之矣藏爲陰府爲陽太陰  
以濕土爲主陽明以燥金爲主  
蓋土金者母子也土不能不生金金亦不可不因  
於土也故太陰陽明爲藏府表裏亦自然之親也  
厥陰者風木也肝經爲本而心包因之矣少陽者相  
火也三焦爲本而膽因之矣藏爲陰府爲陽厥陰  
以風木爲主少陽以相火爲主  
蓋木火亦母子也木不能不生火火亦不可不因  
於木也故厥陰少陽爲藏府表裏亦自然之恩也  
或問曰大腸者接上小腸小腸者傳下大腸傳化之



次序上下之定位自然也然定於藏府之俞穴以  
十六椎兩傍為大腸俞以十八椎兩傍為小腸俞  
者何乎曰俞者輸也轉輸藏府氣之穴孔也大腸  
者肺之府小腸者心府肺上心下故大腸之氣者  
通于上小腸之氣者通于下且雖大腸屬金其所  
主之大便即屬火也火炎上故亦其氣通于上也  
雖小腸屬火其所主之小便即屬水也水潤下故  
亦其氣通于下也入門藏府條分曰俗呼  
小便曰水呼大便曰火因其所  
主之用而上下陰陽之位自分也是自然之理也  
其脾胃之俞穴在下而肝膽之俞穴在上者何乎

是亦自然之理也蓋肝膽者屬木木者得土則達  
故肝膽之木氣者自顯于脾胃土穴之上水者得  
土則下故腎膀胱之水穴自在于脾胃土穴之下  
是皆不期然自然者也或笑曰吾子謂遁辭乎夫  
肺屬金心屬火金氣重而沈火氣升而浮何肺穴  
掛三椎而心穴懸五椎乎若以藏氣論之則吾子  
之言窮於茲歟曰否不然肺心之穴位其上下者  
亦自然之義也經曰心營肺衛通行陽氣故居在  
上血為營氣為衛相隨上下其穴在上下亦此義  
也何倅也說平文經曰膈背之上中有父母蓋肺



主諸氣而有父之道心主諸血而有母之道父穴  
在上母穴在下亦何疑之有乎  
世人飲酒而有面色赤者反有其色青者又有其色  
不變如常者其故何乎願聞明說  
飲酒面色爲赤者心藏得佐者也故面色赤者多  
有喜氣矣是其證也飲酒面色爲青者肝藏得佐  
者也故面色青者多有怒氣矣是其證也夫酒者  
慄悍滑利而能佐陽藏也心肝者爲壯藏故能佐  
二藏之氣也其面色不變者能勝酒氣者也管見  
如此未知是非也

落架風外科百効曰飲酒之後或大笑或欠而頰車  
不關不能合架是氣血不順而筋不收故也針而  
以手可上之

野雞痔仁齊直指方曰大人小兒大便下血日久多  
食而饑腹不痛裏不急名曰野雞醫說曰以大便  
艱難爲野雞痔謂欲便更復止故也

君火者人火也卽日用五行之火也光明炎昭熹能  
燔灼有名而有實故經曰君火以明王氏又曰君  
火以名其說似異而不相違也相火者發於虛無  
而無實體惟有其位耳故經曰相火以位見則光



耀赫赫然而因龍雷等之動而見焉無所而不存  
在無物而不因有此火動則必相於君火而實火  
動搖人火生發燒物焦物故既移物而見其實體  
則與君火同火也無有別異矣  
或曰產後七日為一臆或作臆吾國謂一七夜又施鍼  
藥浴溫泉七日謂一週其以七數為界限者據何  
義乎曰醫經無以七為界限之說是佛家者流之  
說也然非無其義蓋宋王逵蠡海集曰佛氏有七  
七之名者蓋取十干循流至七則尅制且如甲子  
第一至第七日遇庚則尅制又如庚子第一至第

七日遇丙尅制更以十二支論之一日子至七日  
遇午為冲一日丑至七日遇未為冲餘倣此蓋如  
十干陽日遇陽干被尅陰日遇陰干被尅過其制  
尅之日則氣轉改而新也如十二支其對冲者為  
同氣過其同氣之地則氣亦轉改而新也取此義  
以七日為一界限歟

近世醫士有用人參禁食黑豆者問其所謂則言黑  
豆制人參之能使其少補益之功也故禁之也考  
其所因無詳說也本草綱目曰人參惡黑豆是知  
相惡之藥禁相俱用之也寇宗奭曰相惡者謂彼



雖惡我我無忿心猶如牛黃惡龍骨而龍骨得牛黃更良此有以制伏故也相反者則彼我交讎必不和合今畫家用雌黃胡粉相近便自黯妬粉得黃卽黑黃得粉亦變此蓋相反之證也相反爲害或深於相惡以之見之則相惡之藥不可輕用可知焉然攷其實則人參非惡黑豆黑豆惡人參也是以藥主黑豆則當禁人參主人參則雖不禁黑豆猶可也蓋黑豆雖惡人參於人參無忿心其補益之功焉衰劣乎況不配入於方劑也雜食物而餌之何害有之乎本綱言人參惡黑豆者古人之說

無之古說惟有黑豆惡五參之語耳故人參者黑豆之相惡而黑豆者非人參之相惡可知也李氏者博學高才之士也然於藥之七情者不神聖之智不能知之凡智之所不及也且藥之相惡無彼惡我則我亦惡彼之例也雖彼惡我則在我無忿心無怒意耳有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浼我哉之意黑豆旣惡五參而人參亦惡黑豆乎此知爲人參禁黑豆者非也爲黑豆禁人參者可也特非人參也五參皆然也管見如此未知是否矣

神農本艸經曰橘柚味辛溫主胸中瘕熱逆氣利水



穀久服去臭下氣通神一名橘皮陶弘景註曰此是說其皮功示其肉味甘酸食之多痰恐非益也  
柚子皮乃可服而不復入藥用此應亦下氣唐蘇恭註曰柚皮厚味甘不如橘皮味辛而苦其肉亦如橘有甘有酸今俗人或謂橙爲柚非也按呂氏春秋云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郭璞云柚似橙而大於橘孔安國云小曰橘大曰柚宋蘇頌圖經曰橘柚生南山川谷及江南木高一二丈葉與枳無辨刺出於莖間夏初生白花六七月而成實至冬而黃熟乃可噉孔安國註尚書厥包橘柚郭璞註

爾雅柚條皆如此說又閩中嶺外江南皆有柚比橘黃白而大穰宋太祖開寶年中校正本艸經此時始載橙子於本艸其詞曰橙子皮味苦辛溫作醬醋香美散腸胃惡氣消食其瓤味酸去惡心不可多食傷肝氣其樹亦似橘樹而葉大其形圓大於橘而香皮厚而雛八月熟黃仲昭八閩通志曰橙亦柑類大似佛酥柑而皮光實味酸甜佛酥柑皮礪魄而虛厚色紅而黃瓤小味酸微甘橙又有一種至冬黃色久而復青名回青橙又曰柚名香柑樹高一二丈葉重臺而大花五瓣而卷氣甚香



冽實圓大金黃色皮厚肉小味甘酸

愚按以右之諸說見之則橙我國所謂代代也柚我國同稱柚者也其說分明而不混淆也然以柚訓代代以橙訓由者何乎蓋其誤因起於寇氏衍義而時珍綱目之說不分明也衍義曰橙子皮令人止為果或取皮合湯待賓未見入藥宿酒未醒食之速醒綱目橙集解引事類合璧云橙樹高枝葉不甚類橘亦有刺其實大者如盃頗似朱欒經霜早熟色黃皮厚蹙衄如沸香氣馥郁其皮可以熏衣可以莖鮮可以醃菹醢可以為醬齏可以蜜煎可以糖製為橙丁可以蜜製為橙膏嗅之則香食之則美誠佳菓也此二說蓋以柚誤為橙者也自古橘柚並稱為食物為包物為菓之美者未有以橙為美物為佳菓者也其誤可知也又時珍曰柚樹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種小者如柑如橙大者如瓜如升有圍及尺餘者亦橙之類也今人呼為朱欒形色圓正都類柑橙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瓣堅而酸惡不可食其花甚香南人種其核長成以接柑橘云甚良也蓋橙乃橘屬故其皮粗厚而臭味甘而辛如此分柚與橙橘自明

煎可以糖製為橙丁可以蜜製為橙膏嗅之則香食之則美誠佳菓也此二說蓋以柚誤為橙者也自古橘柚並稱為食物為包物為菓之美者未有以橙為美物為佳菓者也其誤可知也又時珍曰柚樹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種小者如柑如橙大者如瓜如升有圍及尺餘者亦橙之類也今人呼為朱欒形色圓正都類柑橙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瓣堅而酸惡不可食其花甚香南人種其核長成以接柑橘云甚良也蓋橙乃橘屬故其皮粗厚而臭味甘而辛如此分柚與橙橘自明



矣時珍此說我國所謂非柚又非代代俗間所謂  
訓加武須號座梵者是也其言小而如柑如橙者  
加武須也其言大而如瓜如升有圍及尺餘者座  
梵也皆其氣臭其瓣堅而酸其皮皆厚加武須者  
苦而辛座梵者甘而辛微苦也其樹葉大而全同  
代代也與橘柚不相類也學者若執綱目之說可  
知爲橙卽我國所謂柚而柚卽所謂加武須座梵  
也所謂訓代代者隱沒而不見也綱目中如此之  
類往往有之不華和通見之士何以正其真偽乎  
姑述愚按而以備考耳

本冊綱目李珣曰卽君子生南海有雌雄狀似杏仁  
青碧色欲驗真假口內含熟放醋中雌雄相逐遂  
巡便合卽下卵如粟狀者真也亦難得之物時珍  
曰顧玠海槎錄云相思子狀如螺中實如石大如  
豆藏篋筒積歲不壞若置醋中卽盤旋不已按此  
卽卽君子也

愚按是卽我國俗間所謂醋貝者是也是小螺之  
曆而非生物也然李珣言放醋中雌雄相逐遂巡  
便合卽下卵如粟狀李時珍引海槎錄言藏篋筒  
積年不壞若置醋中卽盤旋不已者皆似爲有情



生物而說之何不得其實之甚哉蓋其小螺生于海水石間是以播州紀州之海邊往往有之其貝大如梅頭青黑色其肉似田螺細小頭戴小厖粘行海岩之間海邊之人殼俱煮熟以小鍼刺其肉而食之其味淡甘美也其厖如杏仁如豆大青碧色久經雨露則枯為白色採投醋中則醋淡洽於厖中故自然逡巡而相寄如有生情者然也非有雌雄久置醋中則泡沫出而如粟潰缺而作渣滓非生卵也婦女兒童以為戲也實海邊小螺之厖本甲枯物而非難得之物我國紀伊南海甚多其地

之民名曰岩研螺三四月之時多出他時無有之也李時珍者博物強記之士也然惟拘古籍泥人言而不目擊其物不覆覈其實而書之者間有之見郎君子之說可知之也

聖劑總錄四十四卷論脾虛實病脾虛之藥方多用厚朴脾實之藥方無用厚朴四十五卷有脾胃虛冷嘔吐下利等之藥方往往用厚朴宋朝以厚朴為治脾虛之藥歟

愚讀古今著聞而歎謂古昔我國多明醫歟惜哉失其傳也其書曰白河院御宇高麗國求醫師於我



國有故而止行矣卿匡房公書回翰曰雙魚難達  
鳳池之波扁鵲豈入鶴林之雲非其人異邦何求  
于我國乎其後和氣丹家之庶流通于中華而授  
癰疽灸法嗟峨意安又玄子入于大明而察天子  
之不豫其傳昭昭也噫何今世醫術之衰乎悲哉  
或曰不然今世醫士之學術勝於古遠矣蓋視古  
醫所著述之書盡皆淺陋鄙俚無可觀者焉今世  
醫士之著述其文章窮理無恥於中華之書者間  
有之也此知其學術遙勝于古人遠矣予曰其文  
字章句之學勝于古人者或之有歟然在其術者

不及于其十分之一也蓋所其學無誠實所其勤  
不篤厚故也於其口之所言其手之所筆者抑於  
扁鵲駁於倉公奴於張劉僕於李朱見於其療病  
施治則不分虛實不辨內外實實虛虛益有餘損  
不足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馳名利而忘道義困貧  
窮而失術業可謂庸俗昏昧之士也醫云醫云文  
章云乎哉嗚呼今世之醫士有一人可稱名於異  
邦者乎其名不稱者無其實也醫之實者何乎攝  
養合於道義治療中於肯綮無違者是也文字章  
句之學何足尊之乎是惟記於故紙陳編而其於



糲粕涎唾者也馬金曰非聖之書不經之談迂避  
恠誕於事無用且不可以爲訓使有識者見之必  
以覆醬甌製帷帳而投之水火也近時出世之方  
書合馬金之論者往往有之曰然則不觀於醫經  
方書而曲肱支枕日夜爲疾病凝工夫積心思而  
得其妙理乎哉曰否不然孔子不曰乎吾嘗終日  
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學不思  
罔學者讀書窮理深察遠慮詳其當否可切爲實  
用而不可毫爲名利則其道斯得焉何必廢經方  
乎思學相兼而可至於軒岐之大道矣褚氏曰師

友良醫因言而識變觀省舊典假筌以求魚博涉  
知病多診識脉屢用達藥則何愧於古人至哉此  
言當爲醫家之龜鑑也

京滯  
林  
久矣  
問

五齋正  
未年二月吉報日

難經或問附錄 畢

難經或問 附錄



葉希耳閣

正德五乙未年二月吉祥日



京都

林久次郎開  
糟淵權兵衛版

言... 京都... 糟淵... 權兵衛... 版



